

第一章

观火者

夜深了，混乱的京都汴京，总算静了下来，疲惫的人们也纷纷入睡。

却有一人愁听铜壶滴漏，惊看窗外残月，哀叹不止，怨恨未休。他不敢想到未来，那会使他恐惧不安，他只在回忆，探究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大宋钦宗靖康元年（公元一一二六年），这是个多灾多难的年头，也是个稀奇古怪的年代。

正月戊辰，金将斡离不率兵攻相州、浚州，渡黄河，陷滑州。黄河两岸的宋朝官兵，无一人御敌，纷纷望风而逃。

庚午，寇闻日至，汴京戒严，宰相们议请钦宗赵桓避敌离京，行营参谋官李纲极力劝阻。赵桓听了李纲一番话，决心守城御敌，接着，又因为太宰白时中、少宰李邦彦一番话，赵桓又想逃离京都。最后又因为禁卫六军矢志坚守，呼声一致，才确定固守京师的方案，遂命李纲为东京留守、亲征行营使，准其便宜行事。

癸酉，金将斡离不的军队抵达汴京都城西北，占据军事要地。钦宗赵桓接受李邦彦的建议，向金人卑辞求和。

乙亥，金兵攻天津门、景阳门，李纲亲自督战，自卯

时至酉时，斩敌人酋长十余人，杀敌数千人。一时士气大振，赵桓决定弃和就战。

丙子，赵桓又因李邦彦等人一番话，答应金人议和的条件：交纳黄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两，牛马万头，表缎百万匹，尊金帝为伯父，割让中山、河间、太原三镇土地，以宰相、亲王为人质……

庚申，皇帝不顾李纲反对，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，命上皇宋徽宗的第九儿子康王赵构，前往金营充当人质。康王与张邦昌乘竹筏渡过城壕，自中午至夜晚，始到达金营。

丁亥，种师道率军队入援京师，直迫敌军大营，金人恐惧，向北移寨。钦宗接受种师道的力劝，决定不与金兵议和，并发兵攻击敌营。金将斡离不大怒，责问宋朝使者张邦昌及康王赵构，两人险象丛生。

不久，钦宗又以李纲、种师道误国为名，诏令罢官。太学生陈东等人与汴京数万百姓到宫阙上书，钦宗又恢复李纲、种师道的官职。后来又因台谏官员的议论，把李纲驱逐出京城……于是恢复议和，金人退兵，康王赵构脱险回京都。

可是，事过几个月，这种不战不和、又战又和的局面又周而复始，再重复一遍。

八月，金兵再次南侵，斡离不、粘没喝分道入寇，九月陷太原、攻诸州，十月克真定、破诸军，十一月兵迫京都汴京。钦宗赵桓，时而下诏募天下勤王之师，时而命勤王之师按兵不动；时而下诏坚壁清野，时而下令不再坚壁清野。交战时不决心于战斗，议和时不一心于和议。现在，他又答应金军，令康王赵构再次去金营充当人质……

“这哪像个皇帝呢？”不眠之人又哀叹一声。

这人正是康王赵构。他彻夜不眠，想到近几个月以来的时局，愈觉得大哥钦宗皇帝，威而不凜、坚而不决、阳而乏刚、阴而缺柔，根本不是块皇帝的料子，充其量只能当个司礼官。父皇偏偏把宗庙江山交给他，能不令人失望！

最令赵构心寒的是，皇上居然第二次强令他去金营当人质，令他愤愤不平。自己究竟是哪个地方得罪了兄皇，那么多亲王兄弟，为什么光盯住他老九？什么“诏令出使金营”，分明是羊入虎口，还说什么“出使”！眼看明日就要出京，此去吉凶如何？他实在不愿想下去，只对皇帝抱怨不休，不知不觉地骂出了口：

“庸才、无能啊！”

“王爷，你在说什么呢？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赵构这才注意到身边枕着发妻邢氏，本着“大事不谋妻子”的原则，他不想正面回答，故作吃惊地问道：

“你没睡着？”

“妾身……”

赵构静待想听下文，她却住了口。但女人那带有鼻息的余音却在锦帐内回旋。尽管他此时思绪纷乱，但想到此去金营，归日无期。赵构于是翻身把邢夫人搂住，却发现她满脸都是泪水。

“怎么，你哭啦？”赵构吃惊地问。

这一问，反使邢氏更加压抑不住悲情。只见她抽泣不止的同时，把她捏在手里许久的一件东西，塞到赵构的手中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只金环，是妾身陪嫁之物，备有一对，请王爷留一只在身边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赵构不解地问。

“环就是还，妾愿大王，出使早还，早日夫妻团聚。”邢氏说着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这不成为生离死别了吗？”赵构心里骂道，旋而浑身凉透。

此时更鼓已转四更，赵构睡意全无，索性起身，稍作梳洗后，便与邢夫人前往生母韦氏寝宫辞行。一到寝宫，方知当今皇上，为了奖励康王去金邦当人质，特把韦氏从“婉容”进封为“贤妃”。皇恩浩荡，母子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新封的韦贤妃见儿子来辞行，更是哭成泪人儿。连康王的胞妹，十三岁的环环公主，也似懂非懂地哭得一塌糊涂，扯住哥哥的后衣，硬是不肯放手。邢夫人极力唱和，这场面悲天悯人，简直就是活活的生离死别！

“嗨，这些女娘们！”康王赵构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2

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一，天地冥暗，雪大作不止。有人说，在雪未下之时，阴云中有雪丝长数寸堕地。谁也不明此乃主何天象？第二天，则日赤如火无光，更叫人匪夷所思。

就在这一天，河北西路磁州城内，出现了一位陌生的长者。五十上下年纪，衣着不新不旧，装束非儒非商。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在这离乱时刻，也无人去留神他的行踪。倒是他自己小心翼翼地，不跟任何

人搭讪，只是专注地往远处望去。忽然有一队车驾出现，其中有一乘革辂，饰以金涂铜紫色，十分显眼。陌生的长者立即迈开大步，直朝车驾的方向奔去。

当他赶到时，却发现众多州民把一个朝廷命官紧紧围住，指着这个官员，你一句他一句地骂开了！陌生的长者不顾这些州民为什么闹事？只急急地暗中寻找革辂的主人，车内车外，前后左右，都不见其人身影。

奇怪？那分明是康王乘坐的革辂，为何车在人不在？难道康王失踪了？

康王并没有失踪。他偕同副使出汴京、经长垣，来到磁州后，即被磁州守臣宗泽暗中引进州署。此时他正在聆听随驾而来的，王邸都监蓝圭禀报：

“大王，那议和副使王云，经不住州民拳打脚踢，已经一命呜呼了！”

“州民敢这般闹事 为什么打死朝廷命官？”康王赵构惊问。

“据奴才所知，这个王云不得人心！他首倡向金人屈膝求和；又强令磁州居民撤掉近城的民舍，因而众怒难犯。”

赵构不由沉思：这个王云，字子飞。召拜刑部尚书，此次又授予资政殿大学士，奉为副使，与他一起去金营议和，谁料半途命丧在州民之手。

“王爷，奴才有句不得体的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？”

赵构一听，抬头望了望蓝圭。

蓝圭很留意赵构的眼色。这个老都监，最擅于观察别人的神色。在主子面前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

该说，以及什么情况下该说什么话，都掌握得非常到家。此时，蓝圭看了看赵构，便放胆地说：

“依奴才看来，宗泽的话不可不听。敌营以诡辞诱大王为使，只怕一去便无生还之日。”

赵构闻言，为之一凛！宗泽的话是一针见血啊！

但他又想起王云一路上不只一次地说过：“大王与臣同奉朝命，出使金军议和。倘若不去，便是违逆圣旨。”说实在的，莫看他对当今皇帝虽是一腔怨恨，却不愿犯上逆旨罪名。他觉得别无选择，只有先赴金营后再作打算。

蓝圭见赵构不动声色，正想再进劝言，忽有侍卫进来禀道：

“禀大王，有人送来帛书一封。”

“帛书？”

康王接过，打开一看，那熟悉的笔迹立即映入眼帘。

帛书出自相州知州汪伯彦之手。汪伯彦，字廷俊，徽州祁门人。登进士及第，现为相州知州。其从叔曾在康王邸授过赵构文章，因有这层关系，伯彦才有机会出入王邸，与康王渐有翰墨书帖往来，颇算投契。

这封帛书，力请康王急赴相州，说有要事相禀。

什么要事？为何帛书不肯言明？

“送信人现在何处？”赵构问道。

“就在府门外，他恳求见王爷一面。”侍卫说。

送信人被传进来，赵构乍见其人，猛地一怔，以为认错了人。再仔细一看，分明无差，不由失声叫道：

“啊，你是——”

送信人忙以眼神示意，并请求康王屏退左右，以便说话。

蓝圭听命退了出去，心里嘀咕：这个什么鸟人，装扮得不伦不类，怎么连王爷都听他的？

这人正是不久前出现在当街上的陌生长者。他并非鸟人，而是相州知州汪伯彦。

赵构有点不悦，责道：

“廷俊，你在弄什么花样？怎么自己替自己送帛书，又装扮成这般模样，想拿本王开心吗？”

“大王切勿误会。”汪伯彦忙解释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臣写好帛书，本想差下人送来，忽觉不妥，就把它带在身边，一则取代名帖，二则也好掩人耳目。”

“看你如此神秘，莫非真有要事？”

“事关重大，此处不好说话，请大王另选方便之处。”

赵构见伯彦神情紧绷，语气凝重，意识到事关非小，就把他带进密室之中，急问：

“究竟是何要事？”

“敢问大王，如今打算滞留磁州，或出使金营？”伯彦问道。

“这……”赵构叹了一口气：“看来君命难违呀！”

“去不得，千万去不得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赵构惊问。

伯彦深吸一口气，一脸严峻地说：

“王爷当知覆巢之下无完卵吧！事关国家兴亡，更关系大王生死荣辱，臣不敢不拦驾以告：臣获敌方最新机密，金人准备将上皇的子孙，一一掳去金邦当人质，绝我大宋宗嗣，最后攻破汴京，俘我二帝，以达

到一举灭宋的险恶目的。所以，大王急急奔赴金营，名为效忠当今皇帝，实乃成全金人奸计而已。”

赵构吃惊一阵，又问：

“既言敌方机密，消息从何而来？”

“不瞒大王，犬儿原在故太尉郭药师部下，郭药师叛国降金，犬儿一时难以脱身。众所周知，郭药师是参与金邦机密的，犬儿既为药师随从，这消息当不是空谷来风。他得此机密之后，不顾千辛万苦，奔回相州相告。”汪伯彦道。

康王赵构这才深信不疑，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危着想。

“大王，去金营当人质，等于是自投罗网，灯蛾投火哪！”汪伯彦又提醒道。

“本王何曾不知？”赵构幽幽地说：“赴金营为质，毕竟是兄皇的圣旨。倘若逗留不前，朝中大臣必有非议。我实不愿背上逆旨的罪名。”

“大王开口兄皇，闭口兄皇，你认为这个兄皇能否守住汴京？能否保住大宋？”

“兄皇忽而主和，忽而主战；忽而下令天下各路勤王，忽而将各路勤王兵强行遣返。忽而重用李纲等主战派，忽而毫不留情地打击主战派。他身边的大臣，几乎全是一群贪生怕死，无才无德的小人。因此可以断言，汴京必将不保，”赵构一脸苍茫，道：“大宋在劫难逃。我这个人质，实则是个俘虏，一个永无回乡之日的俘虏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赵构眼泪双垂！

“所以，”汪伯彦接过话，道：“比起汴京的陷落、大宋的沦亡，所谓‘逆旨’又何足道哉！倘若大王更弦

易张，与金邦针锋相对，毅然不赴金营，那么形势必将改观。非但大宋可保，大王也将‘反客为主’，成为大宋的中兴明主！

赵构心头一震，脸色一亮，又有所禁忌地说：

“廷俊，这话岂是随便可说的！”

“这里并无他人，说也无妨。何况此事自己深思熟虑过。

“那……就请道其详。

“大王不赴金邦当人质，金人势必以此为借口，大举进攻汴京；能战的李纲已被罢去，京都已无守城的强将，城破必矣！王室宗亲势必扫数归金，届时朝野定然一致推举殿下君临天下，收拾残局。殿下天纵英明，必能重整河山，中兴大宋社稷。所以，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祈请殿下认清形势，看准时机，断然反客为主！”

赵构听罢，震奋之极，忽又袭来某种不安，沉吟道：

“此事非同小可，卿暂且切勿外传，容孤……三思后行。

“既如此，容臣告辞回相州。

“卿为何急急思回？”赵构不解地问。

“磁州非我地盘，逗留无益，而且臣乃悄离相州的。不过……，，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臣还要提醒一点，大王若滞留不进，金人必不肯罢休，必将派兵前来硬取。况敌兵已经渡河，距磁州只方寸之间。城外已有金人巡弋，州内必潜伏夷敌奸细。险地不可居，危墙安可立？恳求大王今夜潜师

早发，臣在相州专候大驾。”

汪伯彦说罢，便急急告别而去。

3

康王赵构静坐一处，连茶饭都无心享用。汪伯彦的一席话正在他脑子里翻滚。从眼前局势看来，他赵构去金邦当人质，不仅有去无回，也对大局无补；他不去当人质，不仅保全自己，还可以在危急存亡之际，出面收拾残局、维系人心，重整河山。这是何等浅显的道理，也是何等急迫的抉择啊！

当晚，天低云垂，风缓气寒。康王赵构趁夜色掩护，带着几名贴身侍卫，悄悄地走了。

磁城州署内康王的临时馆舍四周，有人听到这样的对话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宗(泽)大人有事求见大王，特命小人通报。”

“大王出谒嘉应神祠去了，大王留言：请宗大人有事明日商谈。”

“哦，待我回禀宗大人。”

是夜，磁城外的嘉应神祠，几个不明身分的人奔进庙来，急急地搜巡着，唧唧喳喳一阵交谈之后，便骂出声音来：

“他娘的！连个影子也没有！”

“俺们上当了，操他奶奶！”

正说话间，忽地，冲进了另一批人。

两批人很快地辨识出彼此是敌，立即杀了起来，双方身手高下有差，交手几回合便分出胜负，只听得

有人对着几个被制伏的人大声喝道：

“你们哪来的？不说就宰了你！”

“啊呀，别、别……我们都是金兵，奉命潜入磁城，负责跟踪康王的。”

“啊！快、快去禀报宗大人！”

磁州城外，漳河北岸，夜风强劲。

河岸边的沼淖地带，正有两股人马，一前一后，亦步亦趋地，摸索着前进。

一方是毫无掩饰的金兵，一方则是乔装易服的宋人。金人的目标是活擒那个长得福相的青年贵人。混进磁城的金兵密探，已查出康王赵构在半夜里易服潜逃，眼前这个青年贵人，正是赵构。无奈赵构被仆从们死死保住，金人一时无从下手。

赵构趁有人掩护的空隙，一溜烟不见踪影

金兵火冒三丈，向掩护者大杀大砍！

赵构钻进了芦苇丛，顾不上烂泥没胫，急急蹲下身来。

河岸上金兵大开杀戒，宋人声声惨叫，一个个倒进血泊之中。

掩杀声止了，剩下的是搜捕声……

分不清是冷是惊，赵构但觉抖索不止。他正要调整姿态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。啊！赵构急下跪，膝盖没入烂泥。慌乱中把他随身佩戴的金环塞给这个人。

“金环？”这人试往口里一咬，觉得无假，就悄然离去。

夜更深、云更浓、风更猛！一叶小舟在河面飘摇。

赵构在惊魂甫定之后，摸索到河岸边的渡口，碰上了一位年轻人。此刻，赵构正在这名年轻人的搭载下，缓缓地渡过漳河。夜色中看不清年轻人的脸庞，但听得出那和善的心。

赵构低声地，诚恳地对年轻人说：

“感谢你救我一命，后日必将重报。”

“俺娘说，只管救人，不要贪图人家报恩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救我？”

“是俺娘交代的。”

“你娘认识我？”

“俺娘特别交代：凡看见有人被金兵追杀，无论如何把他救下来。”

“唔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俺名字也是娘起的，唤作李码。”

“李马……”

“俺娘说：那年是在江边码头生下了我，所以才取了这个码字。”

“唔，是加石的码字。李码、李码……”

康王赵构是如何悄离磁州、怎样渡过漳河，未有一人知晓。这天凌晨，漳河南岸，汪伯彦佩带弓箭，率领部卒，隆重地把康王直迎进相州。

4

康王赵构拒绝出使金营当人质，这一明显的抗旨举动，钦宗皇帝非但不追究，反而派遣敢死之士秦仔、刘定等四人，持蜡诏，穿过金兵占领区，送至相

州，拜赵构为兵马大元帅，汪伯彦、宗泽为副元帅。特准康王“辟官行事，并从便宜”，命令他们征调河北的全部军队，急速入卫京都。

读罢蜡诏，赵构对皇帝哥哥不禁生出感激之情，军民为此深受感动。于是便在相州开设大元帅府，很快就聚兵万人，分为五军前进，进驻大名府。不久，信德府知府梁杨祖率张俊、苗傅、杨沂中等三千部下抵达相州，兵威为之一振。

是时，金兵入怀州、破西京，进而兵迫汴京城下。

兵马副元帅宗泽急急履冰渡河，面见康王，陈言“京师被围已久，入援京师不可缓”，主张“急速引兵奔赴澶渊，逐次推进，以解京城之围”。

赵构也认为应立即驰援京师，但他以兵力薄弱为由，只拨给宗泽二千兵马，令其奔赴澶渊。自此以后，宗泽名为副元帅，但一直被赵构派驻在外，一直都无法参预大元帅府的议事与决策。

眼看着汴京城危在旦夕，以入卫汴京为号召的兵马元帅府，非但迟迟不入卫，反而节节向东转移。先从相州进驻大名，又由大名移至东平，最后居然转到济州去，离汴京越来越远了。本来入卫汴京已经有点鞭长莫及，现在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。

就在那几天，金将斡离不和粘没喝两路合兵攻打汴京，告急消息不断传到济州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当地父老百姓、男女老幼一改往日的话题，街头巷尾所议所论都是兴亡大事，连那些贪官污吏也都来关注赵宋天下的命运。

有一天，两个小伙子在悄悄议论：

“喂,听说京都即将失陷,宋朝要完蛋了,你怎么打算?”

“干嘛想那么多?反正兴也百姓苦,亡也百姓苦’,俺们不过跟土一样高,管他日月怎么运行!”

“万一金兵攻到俺济州,你打算投降,或跟胡骑拚命?”

“既不投降,也不拚命,只守一个准则 有钱就是爹,有奶便是娘,谁给俺好处,俺就给他磕头!”

这个守原则的小伙子说着说着,突然听到“啪”的一声,对方一个巴掌打在他的脸上,他被打得眼前直冒金星,挥拳欲打出去,一睁眼,发现面前立着一位老者,惊呆了!

老者是这个小伙子的爹。他还嫌一巴掌不够解气,怒不可遏地大吼:

“不争气的小子,哪像爹的儿子!”

此老平日最爱道听途说、议论国事,言谈之间不忘忧国忧民,最能唤起人们的匹夫之责,因而很受济州百姓的尊敬。这一日,他又出现在街上。

“宗爷仅以二千人马,连破敌兵三十余寨!’老者向大家传捷报,激动地说:“这都归功于兵马大元帅康王爷啊,有他在,社稷江山毁不了 灭塌下来,自有康王顶着!”

他这么一说,原本陷于悲观、惊慌的济州百姓,一个个像获救般的振奋起来。最令听者感到新鲜又神奇的,是他讲述的‘泥马渡康王’的故事:

话说那一日,金兵派出强将数十骑,欲强掳康王当人质。康王当时正避入崔符君庙,因一路困乏,倚在神桌旁打盹。忽于梦中听得神人唤道:‘追兵来了,

速行、速行！’康王惊醒，见有一马在侧，就飞身上马，加鞭疾驰，一昼夜行七百里。及至渡河，马便立着不动了。仔细一看，方认出是神庙的泥马。康王忙拱手谢过神灵。

老者说得活灵活现，众人听得津津有味，于是议论开来：

“这康王命大啊！所以有神明暗中庇护。

“说不定是天上星宿下凡，是咱百姓的真正救星。

“这么说来，他甚至……”

这神话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很快传到大元帅府。

京都告急，赵构正等待与汪伯彦前来，共商应变大计，无心听人闲扯。乍闻阉奴蓝圭转述“泥马渡康王”之说，不由怔住。

“王爷，这件事一定是真的吧？”蓝圭笑嘻嘻地问道。

对奴才的问话，当主子可以置之不理，本是司空见惯。但眼前赵构却有点不自在。一想起那夜陷身在芦苇丛的狼狈相，脸上就火辣辣的。对这件狼狈事，最好是讳莫如深。不过，船夫李码相救一事，赵构确曾在渡过漳河后，向前来接他的汪伯彦实说了，还特别交代要找到李码这个人。

明明是“李码渡康王”，怎么变成“泥马渡康王”？

康王赵构思之良久，忽然一怔，莫非那夜果真有神明暗中庇护？又莫非那个船夫李码，正是崔府君庙的泥马……

蓝圭以为主子无言便是默认，一激动，便把市井

上所听所闻都搬出来。

“王爷，老百姓都说爷是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大宋的真命天子！”

蓝圭一脱口，便听到“啪”的一声惊响，几案上的文房四宝一时稀里哗啦飞起来。但见康王的大掌还停留在案上，对着蓝圭怒斥道：

“狗奴才，你想造反不成？”

蓝圭如同被当头棒喝，完全傻了眼……

这一切汪伯彦都看在眼里。他在门外站立多时了，暗忖道，阉奴的话并没有错，康王拍案也不无道理。

汪伯彦装做不知，神情自若地，报门而进。

赵构也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

说句实在话，他对汪伯彦不但感恩，而且极为折服，觉得此人满腹经纶，通古谳今，守进知退恰到好处，持重老练却少藏奸，对时局的把握，犹有独到之处。因此，对他越来越看重了。

汪伯彦自然觉察到，但没有受宠若惊。在康王面前，他是守君臣之礼，但不阿谀逢迎；抒高阔之见，但不摆高姿态。

眼下，赵构和汪伯彦达成的默契是，彼此对“泥马渡康王”的传闻，都心照不宣地回避，一下子就言归正题。

“廷俊，据闻金兵已经围住汴京，宗泽差人送来急信，要求立即援兵京都。”

“大王之意呢？”

“正待与卿商谈。”

“恕臣直言，宗泽大人的主张乃是下策。”

“那……总不能隔岸观火。”

“以臣之见，暂时拨兵三千入援京都便可。”

“**啊**！”赵构叫了起来：“廷俊呀，当初差二千人入卫京都，是因为元帅府才一万多兵马，还情有可原。现今咱麾下兵八万了，仅拨兵三千，于情于理如何说得过去？”

“三千只能减，一个也不能增！”汪伯彦十分坚定地说。

“仅仅三千兵马，岂不是去送死？”赵构确实不解

“且勿说目下天意如何，也不论京都可救不可救？就算是大王的八万兵马倾巢入援，京都真的解围了，届时又如何？”

“那……不是挺好吗？”

汪伯彦沉吟着，不停地摇头。

“廷俊，你有话但说！”赵构有点不悦。

“莫怪臣背后说皇帝的坏话，其实有些事大王更清楚。”汪伯彦分析道：“照我看，大王真的解围了京都，当今皇上仍然无计可守。只怕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，到时还得与金人讲和，说不定你康王爷，又得去金营充当人质！”

一语惊醒局中人。赵构一震，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。

“与其如此，反不如按兵不动。”伯彦又道。

“可是，万一京都真的失陷了？”

“嘿，何止万一，依臣看来已经是万万不可救了！所以……”伯彦欲言又止。